

《不如吃茶去》

舍 予



飲食男女

若是對流行音樂頗有研究者，怕是要說《不如吃茶去》是歌手許嵩的音樂專輯了，而實際上，此句話出趙樸初先生的《茶詩入禪二首》：「七碗受至味，一壺得真趣。空持百千偈，不如吃茶去。」

說起吃茶，正熱火朝天、稀里嘩啦忙着打麻將的成都人搶先開腔了。錦官城裏，繁花開得濃重，茶館也密得喧嚷。闊桌條櫈擺齊、素胎蓋碗放好，茶具齊備、單等茶客照攘。淺飲滿啜安閒，嬉笑談閒自適，日光點點，疏漏時光。唯有茶童手持長嘴銅壺往來穿梭，忙得汗珠漸漸堆攢了額角。茶香嫋嫋，實在「巴適得很」。

正誇讚間，北京人操着滿嘴的「京片子」，按捺不住了。茶館作為重要的社交場所，歷來是各色小道謠言、大路八卦的集散之地。諸多版本的傳聞在此完成彙集、互證、排謬和再創作等一系列環節，然後再次四散開來，於街頭巷尾間瘋傳。倒是「莫談國事」的提示紙條貼了百年，茶客話題卻從未稀缺。謠言止於智者，談資和茶點的功用相同，且就着這紛繁的世相，一併吞下。

若你以為喝茶只為消閒計，那便想得太過簡單。將喝茶的場景一路北移，來到漫漫曠野連大漠的內蒙古草原，吃茶便又多了一項解渴耐飢的功能。爐火上坐上銅鍋，黃油噲然、傾入炒米，熱油滋滋間，穀物的芬芳混雜着牛奶特有的膾氣。然後再倒入事先煮好的磚茶和牛奶，加一撮鹽、撒一把碎奶皮子、奶乾和風乾牛肉，讓他們隨着塞北的獵獵長風一併緩慢咕嘟，緩慢熬



▲中國的茶以及茶文化種類豐富 資料圖片

煮間，濃香滿屋。此外，日月悠長的帕米爾高原、神奇詭秘的川藏地區，都有類似的吃法。想來無論地域如何變遷，長冬無夏的苦寒之地，熱量也隨曠野的衰草被寒風一併吹散了，所以總是需要這樣鹹香的滋味來慢慢潤潤胃壁，舒緩疲憊的。

中國的茶以及茶文化，種類豐富、式樣繁多、工序謹嚴、博大精深，我向來是無心茶葉的紅綠與生熟的。倒是各地的飲茶習慣，每每讓我醉心流連。漫坡的紫羅蘭、整朵的金盞、粉嫩的桃、細密的桂、紫紅的玫瑰茄，凡此種種，摘下晾乾，皆可泡茶。

有百種花，便有百樣果。陳皮理氣、銀耳潤肺、大棗補血、枸杞養陰，龍眼、羅漢果、胖大海，皆在熱水間翻騰、沉浮，沖泡出真味。

茶中兑奶，便有了奶茶，奶茶中再兑入咖啡，就有了港式鴛鴦。甜得沁神，鹹得醒味，熱得舒緩，涼得沁爽，濃淡甜鹹中，生活的滋味也一同盡顯。

《紅樓夢》中關於茶，有着細膩的描繪。泡茶的水、烹茶的序、品茶の旨、盛茶的器，以至由茶折射出的人物の身份地位，都有講究。不過，茶可不單只是出身高貴者の飲料，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，茶水之澄澈與茶味之甘醇，盡可與子之所共適。

由吃茶，又衍生出了茶食。江南の細點、阿凡提の乾饅，與茶同食，氣質愈加不同。而我更是愛極了廣式の茶點。生滾粥鹹香、腸粉爽滑、馬拉糕軟糯、蝦餃彈牙，炸的酥、蒸的糯、煮的軟、炒的脆……廣式早茶，是口味與口感の絕妙調和，每一件，都是創意與創新の結晶。港式茶樓裏，新朋相約、舊友相聚，呷茶食點，談天說地，所謂生活の真意，就在這悠然和愜意中，一點點來。

飲食起居皆有禪，把平凡的日子過得悠揚，就是對生活最好的回饋。且將新酒與新茶，詩酒趁年華。感念每一次相逢、欣於每一次相遇，時時懷着珍惜の心、眼打量周遭的一切，在廣闊天地中修行，在每一次の苦澀與甘甜間，品味生命の厚味。「空持百千偈，不如吃茶去」。



繽紛華夏

每到盛夏時節，就會想起一座城市——承德。

天氣入伏，我第二次來到承德，下了車，一種撲面而來的涼爽與愜意包圍了全身，這樣一種「浸潤感」，也許就是數百年前，清王朝把行宮建在這裏的原因之一。

康熙皇帝少年時，曾得過一次天花，險些被病毒奪去性命。據清代皇室家譜《玉牒》記載，順治皇帝的八個皇子中竟然有一半因染上天花而夭折，康熙登基以後，想起早些年，先於他得天花而去的皇子們，遂命人在全國各地氣溫較舒適、沒有天花病毒滋生的地方挑選行宮建造地，經過多方比較，選擇了承德。

可以說，承德的出現，是歷史的選擇。這裏距離京畿之地較近，乘坐馬車也就是數日路程可達，康熙命人在這裏建好行宮之後，每當臨近夏日，就搬到承德來「辦公」，這裏群山環繞、氣候宜人，是天然的避暑勝地。

儘管搬到承德以後，康熙皇帝也沒有忘記攻克天花難題，他曾因少年得過天花，病愈後，竟然有了免疫力，自此，再也沒有得過此病，他想，自己一定有了免疫力，他命

承德記

李丹崖

御醫精心研製。經多次試驗，在康熙二十一年（一六八二年）時，終於得到了克制天花的良方，那就是取患有天花病人痊愈後的結痂製漿接種於未患病兒童，經過試驗，果真奏效。只是，仍沒有大面積應用該方，康熙的《庭訓格言》寫道：「訓曰：國初人多畏出痘，至朕得種痘方，諸子女及爾等子女，皆以種痘得無恙。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，俱命種痘；凡所種皆得痊愈。嘗記初種時，年老人尚以為怪，朕堅意為之，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，豈偶然耶？」

康熙命人研製的種痘方，可謂開創了天花疫苗的先河，然而，作為皇家，仍是懼怕天花，放心不下，每到夏日，還會到承德來居住，直至秋末才會返回北京，所以，這段時間，全部的公務都是在這裏簽批完成的，承德應該算是陪都了。於是，承德有了避暑山莊，有了外八廟，有了木蘭圍場……

承德這樣一座城市，記載着清代皇帝的「戰痘記」，也見證了諸多皇子的成長。木蘭圍場上，有乾隆皇帝張弓射箭的身影，也記錄了他的多為皇子琴棋書畫的生活，就連後來的咸豐皇帝的晚年，以及慈禧太后的多半光陰，也都在這裏度過。

行走在避暑山莊，鬱鬱蔥蔥的草木，巍峨的山峰，以及山林間穿梭往返的小畜們，組成了這裏的全部。天然的植被和草木庇護

，為整座山莊帶來了陣陣蔭涼，這裏的園林景觀應該是僅次於北京故宮的清代皇家建築典範了。這裏的建築，所選木材多為楠木，蚊蟲皆不敢靠近，形成了天然的庇護所，這裏的煙雨樓還曾經拍攝過《還珠格格》等影視劇而名噪一時。煙雨樓前，曲院風荷，荷花開得妖嬈，似乎在記錄着一個封建王朝的繁華和落寞。

站在山莊的山巔望見外八廟，香火繚繞，這樣一座皇家寺廟中，六世班禪曾在這裏居住，故而，也被稱之為班禪行宮。寺廟前的轉經筒斑駁而有了包漿，菩提樹高聳入雲，因生於山巒，而陡增了幾許高度。遠遠望去，外八廟與布達拉宮極為相似，又被稱之為「小布達拉宮」。

從清晨到日暮，承德的天氣溫差明顯，正午稍稍的天氣熱度以後，晚上在山巒之間看實景演出，竟需要披一條毯子。所以，在晚間，圍着篝火吃上一份烤全羊大餐，喝着啤酒，與山巒之間的夜氣和涼爽劈面相逢，是何等的愜意！

承德的城鎮並不大，旅遊是這座城市的主導產業，儘管這裏交通並不十分方便，人們固守着沒有高鐵和飛機的交通方式，這樣一種慢，卻恰合了「慢遊」的節奏。所以，走進承德，把行程放慢，讓光陰沉澱，也不失為一種別樣的生活體驗。

但聞東涌炮台《帝女花》

張 茅



香港隨筆

城牆和炮台，因為歷史原因總有吸引力，歐洲的炮台，中國的炮台，若是你旅遊的路線遇上了，那便是觀光的勝地。

往東涌遊覽古炮台的交通頗為方便，搭中環地鐵站的東涌線，行車三十分鐘即抵達東涌地鐵站，由A出口橫過東薈城音樂噴水池，兩分鐘到巴士總站，搭38號往逸東邨，車程約十分鐘即到，由邨尾步行十分鐘到下嶺皮村，東涌古炮台呈現眼前。如今香港的交通便利，果然在不少細節處都有所體現。

還記得二十多年前，筆者為了看這古炮台，路程真是曲折，當時沒有青馬大橋，大嶼山雖比港島更大，稱香港第一大島，但仍是個孤島，島上村落疏落，居民稀少，沒有人氣的地方。怎樣去呢？由中環碼頭搭駛往大嶼的離島線小輪，離島小輪第一站泊沙螺灣，上落客再開行，第二站泊東涌小碼頭，落客後，小輪繼續開往大嶼。若記憶不誤，到東涌碼頭船行近兩小時。碼頭有一條石板街，長約三百呎，兩邊有小土多和小村屋共十數間，出了小街，前面便是平坦山谷，山路兩邊，雜草叢生，走二十分鐘沒有人跡小路，高興地看到古炮。今天與那一回比較，實在是方便了許多。

東涌古炮台建於清道光時期，在離京城這樣遙遠的東涌建成這座炮台，可見道光這位多難的皇帝對香港是頗為照顧的。原以為香港只有一處塞城，即如今已融入民居的九龍寨城，實則是讀史不深之誤，原來東涌炮台也稱塞城。

炮台吸引力在於六尊古炮，沒有古炮便索然無味。由大門登上城牆的炮台，六尊古炮依然雄赳赳地列陣，輕的一千五百斤，重炮二千斤，炮身鑄字，刻出鑄炮廠名，分別鑄於同治、道光年間，一尊鑄字：「重二千 勛 兵部侍郎巡撫部院梁道光二十二年十月 日 炮匠李陳霍造」；另一尊鑄字：「嘉慶拾年正月置 重一



◀▲東涌炮台今貌

作者供圖

千八百 勛」等字樣，部分字樣模糊不清，炮口向北對準東涌河至大嶼海面，對付海盜及大海盜王國張保仔的勢力，現在見到的炮口最近是數十呎外的一幢村屋，距離不遠的地方則是逸東邨密集公屋——與第一次看炮台時前面視野無阻很不一樣，難免有些感傷。

因為是第二次到訪，筆者嘗試為家人做導遊，炮台正門上有「拱宸」兩字，抬級上城牆，大炮陣有東門名「接秀」，西門名「聯庚」。前面說炮台建於道光十二年，僅說了歷史的一半，更早的一半歷史要推至南宋初年在此駐兵了，當時稱城寨而不稱炮台，當時用來對付大嶼山偷運私鹽往廣州的鹽梟，派三百水軍駐守東涌，興築一座塞城駐兵，因此，炮台的歷史應遠至八百年，後來才有九龍寨城，東涌古寨城比九龍寨城更久遠。嘉慶年間寨城建為炮台及兵房，鑄造重炮，其時正是張保仔以大嶼山為寨，橫行伶仃洋的時候。東涌炮台對付小海盜綽綽有餘，面對大盜張保仔無濟於事。

張保仔曾擁領三、四萬人馬及六百艘戰船，南中國海最大的武裝勢力，以沿海島嶼為基地。經常橫行廣東沿岸，主要劫掠沿海的鹽運官船或外國貨船。其他商船要經過他控制的地區，也要先交納「行水」（保護費）。相傳張保仔驍勇多計謀講義氣，雖然橫行南中國海域，但因張保仔本人出身貧苦，對平民友善，向鄉民購買

糧食往往加倍給錢。不滋擾貧民和漁戶，嚴禁部下在駐紮地區掠奪。由此得民眾支持，視他為劫富濟貧的俠盜。

清軍剿張保仔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發生在赤鱗角，雙方各有約三萬海軍海盜，合共近千艘戰船，火炮二千。據葡萄牙文獻記載，嘉慶十五年，葡方與清政府組聯軍，艦隊與紅旗派海盜的主力艦隊在大嶼山海面進行一場激戰。海上布滿戰船。張保仔派出兩支先鋒船隊被澳葡艦隊擊敗，劣勢下他親自指揮海盜圍分成六個小隊，每隊圍攻一艘葡萄牙戰船，試圖利用人數優勢登船肉搏，葡萄牙人則以密集式炮火攻擊對方，成功阻截海盜船逼近。眾小隊陣腳大亂，海盜無心戀戰，紛紛逃離戰場。張保仔乘大霧撤離赤鱗角，繼續與清軍對峙。有了這些故事，增加了東涌炮台的傳奇色彩。

遊至炮台中央的東涌公立學校舊校舍，有意想不到的收穫，出現眼前的是「東涌藝研曲藝社」，粵曲唱家班的開心地，料必有蓋鳴暉一眾大老伯的戲裝玉照，進門果然見她的巨型彩色的小生扮相照片。其他紅伶的照片掛滿，據知附近逸東邨的大嫗大媽曲迷，每星期到此練曲，每月八堂，由師傅指導，付一百幾十，換來開心，若是來得合時，可聽到滿室絲竹粵韻，迷人的任腔《帝女花》。昔日鐵炮干戈，如今由大嫗奶奶唱出悅耳動聽的《香天》，眼前昇平難道不應珍重嗎？

憶暑假

潘 越

目最有暑假的味道了——印象中每年暑假都有游泳錦標賽看，晚上就更精彩了。每個有世界盃的暑假，我都會在爸爸的影響之下一起熱水沸騰起來：一九九八年法國隊奪冠，讓我一朝沉迷施丹就是十幾年；一九九年的女足世界盃更是讓我記住了中國的「鏗鏘玫瑰」。

直到十年前的六月，我離開校園，加入了上班族一族，從此暑假便離我而去了。當我在烈日下擠公車揮汗如雨，猛然想到我再也沒有暑假的時候，心底浮起了一絲不安與傷感。不安是因為從此告別了學生身份，我不

知自己是否經得起校園外的風吹雨打；傷感則是因為，暑假也好，學生時代也好，不管曾經究竟是努力了珍惜還是蹉跎荒廢了，我都沒有機會再回去了。

時光荏苒，昨日不再。一轉眼，我已經到了要為女兒考慮怎麼過暑假的年齡。窗外，放假的孩童們追逐嬉戲，歡笑聲不時在耳畔響起；而我，只能默默回味記憶中屬於我的暑假——開始得很美麗、結束得沒道理的暑假，還有那總是不夠時間做完的《暑假生活》，以及無憂無慮看電視追球賽的時光，都隨着時間的車輪滾滾而去了。

努力究竟什麼意思

趙 陽



自由談

現代人的隔空問候，基本上大同小異：「最近怎樣？」「還好，就是忙！」活着都不容易，每個人都在努力地展現出「我在努力着」。翻翻朋友圈，有多少人凌晨時分晒加班。不止一個朋友理直氣壯地告訴我：「必須表達到，我在努力着。否則，公司會覺得你的工作是不飽和的，要不追加更多的任務，要不就末位淘汰；同齡人會覺得，瞧，這傢伙又在偷懶了，看吧做得沒我們多，拿的還比我們多，真不要臉；社會會覺得，我們不需要不求上進，不懂拚搏的人。於是，即使身體很累，即使心中一萬個不情願，即使多運動多鍛煉十二點之前必須睡覺等等醫生的忠告言猶在耳，也要在朋友圈拍個自拍，描述我在加班，我在努力。」

這只是在朋友圈的努力，事實上不是努力。因為那不過是亦步亦趨、人云亦云，不過是大家都這樣我也要這樣，不過是你有我有多全有的慾望表達，這樣的狀況下，越「努力」就越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，讓思想變得貧乏，讓人生活變得單一；換句話說，待在不正常的地方久了，就會覺得那很正常，這樣的努力毫無意義。都市裏的年輕人，在這樣的「正常」氣氛中正不知不覺變成社會的燃料，燒掉自己，幫房東和老闆換取自由，卻還以為這就是年輕人應該有的生活，卻還因為「至少我努力過」而深感慰藉

沾沾自喜。

有一名日本的「八五後」，叫大原扁理，他在經歷了追求財務自由的「努力」之後，從起點開始「後退」，在都市「做二休五」，在東京隱居六年、每周只工作兩天，年收入不足十萬港元，還能存下錢。現在，他已經開始在台北郊區過着自己的隱居生活。他每周兩天去做護工，其餘時間則是幹家務活、以最省錢的方式鍛煉和娛樂，泡圖書館、散步、做操、短途旅遊、會友。他並非住在遠離人煙的深山裏。他把這種隱居稱為「二十一世紀版的都市型隱居」。他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習慣，因為懷有「減少全社會醫療負擔」的大願，他說「不可預測的狀況先撇開不談，若是得了明明自己可以防治的疾病，治療費中有七成還要用稅金來填補，從各方面來說都太對不起社會了。」這種努力，或許更有價值。因為，他是在真正衡量過不同生活的「性價比」、知道每種生活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之後，選擇了目前的生活方式，包括很多不入流、不完美的部分——「狠狠拒絕內心裏實際上不要的東西，最後留下的，就是雖然稀少但自己真心喜愛的超樸實的生活。」

所以，努力究竟什麼意思？以真正為自己的人生負責為起點，不為金錢所裹挾，不為外部環境所誘惑，在身心健康、注意力集中的情況下，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。為了自己真心喜歡的生活所做的種種，才是真正的努力，也才會擁有真正的快樂。



人生在線

踩着晚霞的餘暉回家，結果迎面跑來一堆嘰嘰喳喳的小朋友，這才發覺已經暑假了。記憶裏的暑假已經離我甚是遙遠了，但這並不妨礙它在我記憶中無限美好。童年時期的暑假就像毫無道理的塗鴉，不受束縛，沒有計劃，我從不趕事兒，都是事兒趕着我。可以暢快地看電視，應該是我這一代人暑假裏最大的「逍遙」了，除了每個暑假都必定重播的《還珠格格》，就是體育頻道的節